

XXXXXXXXXXXXXXXXXXXX

XXXXXXXXXXXX

# 海上生活記實

XXXXXXXXXXXXXXXXXXXX

XXXXXXXXXXXX

## ● 克 勤 ●

這天早上，歡欣若狂的提着皮包，往左營車站奔跑，恨不得插翼飛回宜蘭；耳邊父親的聲音似乎不停的在低喚著，內心的興奮，幾乎使得心臟爆裂。離家已半年多了，對我這個從未離家的鄉下孩子，似乎是太久太久了。在六個月前，當我由中心結訓回家時，父母激動得淌下眼淚，三人相對而泣；而這一次回家，我預料著同樣的事情就要重演了，就要重演了。……

大約六歲半的時候，我還沒有上小學。父親和鄰居的三位叔叔擁有一隻竹筏，他們日夜不停的划著這隻小船在海上作業；每天早上三點鐘就得出門，總在太陽升起約一竹竿高的時候回到岸上。我當時以小小的年紀，就要聽母親之命，每天黎明時分帶著父親的早餐，越過家後面一兩公里的沙丘，再在海灘上向南走上一個多小時的路，到達北方澳的山腳下——父親常常靠岸的地方。我就在這附近抓蟹玩，等待父親的呼喚。「正吉！正吉！」從海上遙遠的地方，傳來父親的聲音：「正吉——」。我立刻站在那塊矗立於水中的大石上，向遠處的小舟揮手，盡全力的喊著：「爸——」。當時我總覺得，我的聲音非常大，足以響徹雲霄；因為在這個時候，海灘上除了這些螃蟹與我作伴以外，沒有一個人影。我的聲音回響於天際之間：「喂！喂——」我繼續喊著。船越來越近了，他們開始以談笑聲來安慰我。我立刻由石頭上躍下，蹦蹦跳跳的跑到小船的旁邊，幫大人們把船拖到岸上來——這個時刻是我一天中最高興的時刻。然後，我立即纏著父親問：「有沒有大蛤、海星、海馬或大螃蟹呢？」如果有的話，父親一定顯得非常高興，馬上從網裡撈出來給我。

我以細小的手，幫大人們清理漁網，若看到一條很大的魚，奄奄一息的樣子，我立刻將它拖到海水裡去，看它游泳；然後要求父親不要把它賣掉，我要抱回去給

媽媽看。

大人們吃了早餐，我們就帶著愉悅的心情啓程回家。我不必再走那麼遠的路了。我坐在竹筏的後面，看父親與三位叔叔拼命的划槳。

當我第一次坐竹筏時，父親有點不安：「你的年紀太小了，一定會暈船。」所以他要我躺在魚網上面，比較舒服；我也有點害怕，就爬到魚網上面，看看水流從竹筏的後面滾滾而出；偶而來了一個大浪，父親立刻要我小心，我雙手緊抱魚網，隨波起伏。海水就像深綠色的地毯一般，我有幾次幻想著，如果它果真是一塊一望無盡的大地毯的話，我就可以帶著弟弟和鄰居的小孩來這上面玩了，我們將被這些規則的水波和天邊的雲彩所陶醉，我們將終日與那些海鷗與水鴨為伍，盡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景，樂而忘返。

當我回到岸上時，還能蹦蹦跳跳，跟叔叔們問這問那吵個不停；父親非常驕傲的告訴一位叔叔：「你看，這傢伙一點也不暈船，將來必然是個好水手。」此後，我的胆子愈來愈大，在竹筏上敢跳來跳去，或幫父親叔叔划槳；甚至當父親凌晨要出門的時候，立刻醒來吵著要跟他一起去，「我可以幫你們拉網！還可以幫你們……！」母親把我拉回床上：「祖母已被你吵醒了，快好好睡，天亮你還得帶早餐去給爸爸吃」。

× × × ×

爸爸的竹筏已經消失於那一望無邊的海上——在我讀小學時，它擔任著此段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。我常常帶了一大群同學到海邊玩，指著這艘竹筏說：「這是我爸爸的竹筏，它可以跑得很快，跑得很遠，你們可知道它是怎麼划的嗎？……」但是，經過那一次颱風的洗禮之後，我再也看不到它了。我想，它也許安然無恙的飄蕩於太平洋上，去到它所想要去的每一個地方。

× × × ×

這天下午，不知不覺的回到家裡，除去戎裝，坐了十個鐘頭的火車使得渾身疲倦不堪。父親臉上的皺紋越來越多，比起十四年前的他，簡直不堪回首；當年碩健英俊的身子已經不翼而飛了。他一生的勞累，養活一家十口，如今應該享受一些安逸的生活了吧！

晚飯的時候，那位被人家稱為「黑仔」的叔叔，他那魁梧的身軀搖搖擺擺的走進家門，我立刻起身：「阿叔，好久沒見，吃飯了嗎？」他坐在藤椅上，跟我談起軍中的生活；然後他又告訴我最近他家裡的情形；他與「粗皮」、「阿海」、「阿草」三位叔叔，共有一隻竹筏，每天早出晚歸的在海上作業；他又告訴我，今天收聽廣播電台的消息，有個輕度颱風漸漸迫近本省，今晚風浪一定很大，四個人划著小舟，一定相當吃力。「我可以幫忙嗎？」我立刻插嘴，因為我太久沒划過竹筏了，這是個難得的機會。「是的，我就是想要你幫忙的，五個人划就省力多了。」吃過飯，隨著黑仔叔出門，父母一再叮嚀隨時都得小心，「風浪很大呀！」這句話他們已經講過好幾遍了。我心中不耐其煩的嘀咕著：「這麼大了難道還不能照顧自己嗎？」

我們五人來到海灘，海面黑漆漆的，海風瘋狂的吼著，沙子打在我的腿上、手上和臉上，感到一陣的刺痛。海浪隆隆的咆嘯聲，如打雷一般，似乎在警告我們：「不能靠近！不能靠近！」我們不管這些，把竹筏硬推到海裡，有幾次被浪沖回岸上，全身淋濕。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克服了重重而來的海浪，終於到達平時作業的地方；我們歡欣鼓舞，抵抗著強風，把魚網丟到海裡，然後在海裡圍成一條長城……。

把魚網固定好了，每一節魚網的兩端以一個大浮標作標記，然後又迎著那些接二連三的巨浪，作殊死戰，有幾次船被打翻，我們被拋到海中，但是事先繫在身上的繩子，不至讓我們葬身海底，我們終於安然回到岸上。

這天晚上，風越來越大，父母正在為我明天早上的出航感到焦慮不安……「黑仔」叔要我明天早上四點鐘跟他們一起出去收魚網，我已經答應了——我一直無法睡着，似乎有件不祥的事情就要臨身。儘管如此，我還

是安慰著父母：「沒有多大危險的，今晚風浪那麼大，我們不是已安全回來了嗎？」此時，父親似乎是經過了一次周全的考慮以後，鼓起勇氣告訴我：「正吉，萬一……出事的話，你一定要記住，立刻解開身上的繩子，抱著浮標就逃，不要再管別的了。」他的聲音變得很不自然；我發現他兩眼飽含著眼淚，在燈光下晶瑩閃爍。

早上四點鐘，吃過了熱粥，來到海灘上；風似乎弱了一點，浪也不如昨晚那麼大，不過由於一晚沒睡好，再加上心中隱藏著的不安，累得有點站不穩，全身微微戰慄。四位叔叔的談話聲越來越近：「我看今天早上不必像昨晚那麼吃力！」粗皮叔邊看著海邊說，顯出得意的樣子。但是黑仔叔心情沉重，很不安的說：「這也許是颱風就要登陸或轉向的徵兆，我們必須特別小心。」於是，他告訴我們，這次出航身上不要繫繩子，以免被竹筏所累；如果遇到不幸，立刻棄船逃亡。但粗皮與阿海兩位叔叔板起臉孔，強硬反對。他們咸認為颱風快來臨時，收穫一定很豐富，而且市場上的魚價一定也很高，所以主張不惜生命的危險一定要保護漁船和漁網。同時他們轉向我這邊來：「我們四人游泳的技術都還可以，可是正吉剛從軍中回來，要他游泳幾公里的海程可能嗎？」黑仔叔被他們這樣一說，無言以對。我們的身子都繫上了繩索。……

「喂！浮標就在那裡。」阿草叔的眼睛特別厲害，在這晨霧迷漫的海上，半里外的浮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們划了一兩個鐘頭，來到目的地，就忙著把漁網慢慢的拉上竹筏，網中已藏滿了魚和奇形怪狀的大螃蟹，真不出粗皮叔的預料。大家正忙成一團的時候，我因為身子疲倦不堪，而站起來鬆一口氣；此時雖然已近黎明時候，但是仍然像剛出門時那麼黑暗；濃密的烏雲像萬馬奔騰一般，由天邊急速的飛過我們的頭上。東北風越吹越強，世界的末日，似乎就要來臨。海浪就像鍋裡的滾湯一般，翻滾得比剛才厲害。黑仔叔立刻叫我們停止工作：「棄網，快逃！」我們還有一半漁網沒有撈起來，不忍捨棄。由於黑仔叔催得急，只好丟棄那些滿載著魚的網，各就各位起錨拼命往岸邊划，由於東北風太強，我們必須抵抗東北風，以免被往南吹，而且船後面放著一大堆沉重的魚和網，使得竹筏進退兩難。

「糟啦！」只聽得阿草叔的驚駭聲，大家急著回頭看時，一個巨浪如從天上傾瀉而下，正壓在我們的船上，連人帶船被直壓到海底，其力量之大，如玉山崩潰一般。漁網早就被冲刷掉了，等我們隨著竹筏浮出海面時，我已喝了一肚子水，怪難受的。黑仔叔立刻下令：解開繩索，棄船逃命！我與阿草立刻解開繩子，往岸邊拼命游來；黑仔叔隨在我倆的後面，繼續呼喊：「快找浮標！快找浮標！」這時，又有一個巨浪迎頭打來，我又被壓到水底，再掙扎爬出水面時，頭已經昏昏的了。我再也看不到他們，更聽不到他們的聲音。除了海浪兇猛的怒吼聲以外，就是東北風如萬箭齊發的咻咻聲了。這時真是呼天天不響，叫地地不應；我生存的希望似乎漸漸的暗淡了。但生存的慾望是不滅的，我的勇氣已經達到了最頂點；然而，海浪的威力一次比一次強烈，而我的體力則一次比一次減弱；這樣下去，我一定要向死神投降了。

生命的餘暉越來越暗淡，而願望却越來越強了。我真渴望能再看到父母的臉形。而當眼前現出父親多皺的臉時，我的勇氣與力量突然增加，好像受到某種鼓勵和刺激似的，我的眼睛再度睜開，看到眼前正是一個浮標，隨風飄動。奮力往前游去，抓住浮標，上面還繫著一條繩子，這是剛從竹筏上散開來的東西。我兩手爬在浮標上，然後把繩子的一端繫在右手的肘上，我休息了一會，然後抱著浮標拼命往岸邊游。

無情的海浪繼續打到我的身上，我被壓到海底，又浮出水面，我的神智也漸漸不清了；手肘似乎就要斷了，血正由繫繩的地方流出來。現在，我一點力氣都沒有，連爬在浮標上的力氣都沒有，老天就要滅我了。隨著浮標飄流，不知經過多久，忽然感到身子被東西擋住：「沙！是沙灘！」我內心欣喜的在呼喚，而生命的火焰得以重燃。

海浪把我一步一步的冲到岸上，白色的泡沫不斷從口中吐出來，這是我僅存的一口氣，眼睛再也張不開，全身都僵硬了。我懷疑這是人間，也許這裡就是地獄！牛鬼蛇神不久就會在我的面前出現了。

不會！這不會是地獄！這海浪的聲音似乎很熟悉，它拍擊在巨石上發出的鏗鏘聲，是多麼的兇猛強硬，它

給我一種堅強奮鬥的啓示。這時，那些幼年時代印象深刻的美景又一一出現，巨石下的螃蟹，山脚下海鷗清脆的聲音以及那些常常冲到沙灘上自尋死路的「糊塗魚」——這是我當時替它們取的雅名。嗨！這時，那些螃蟹也許深藏在石頭底下，欣賞着海浪與石頭合奏成的交響曲；那些海鷗早就該跑到陸地上避難去了；而那些「糊塗魚」，希望它們能清醒一些，不要在這危險的季節，仍然在岸邊遨遊，眷念着陸地上的美景。……

我神智漸漸清醒，身上好像穿著一套不太合身的內衣——是乾的；身體也漸漸感到溫暖。在火堆的旁邊，兩個陌生的聲音模糊的嘖咕着，我不曉得他們在談些什麼，只知道他們最後發出驚喜的聲音：「他醒來了！醒來了！」

他們送我回到家裡，已經是下午三點多鐘了；我躺在床上，父母悲淒的聲音，不絕於耳。四點多鐘我起來的時候，他們告訴我，除了黑仔叔與我平安回來以外，其餘三人葬身海底，屍體尚未尋得。「竹筏呢？」我激動的問，「已成碎片，飄到岸上來了。」

這天晚上，村子裡出動了數十人搜尋整條海岸線——我當然也參加了。看他們各個面帶愁容的樣子，使我這位參與其事的人，更是不勝悲傷。一直到天亮，仍未見三人的蹤影。

次日早晨風平浪靜，海面上出現了十數隻竹筏和舢舨——平常在這樣晴朗的日子裡，他們一定能捕到很多的魚。而今天，他們只爲了這三具屍體，奔波於海面上。但音訊杳然。

村裡的人，日夜不停的搜尋，經過數日終於宣佈放棄。我除了去慰問他們的家人以外，已經沒有時間參加他們的喪事，我需要準時回到營區報到了。

\*\*\*\*\*  
出版者：臺大物理學會  
印刷者：慧明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  
地址：台北市西寧南路一九二之四(二樓)  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  
臺大訓導登記第209號  
\*\*\*\*\*